

中国海在水兵的披肩生飘荡，水兵吮吸中国海的气息，那酣畅淋漓极富个性的中国海，多像胸怀又个性独具的父亲；他发起脾气来海浪翻滚着，浪追逐不休，待他安静的时候，平静安详的海父亲静静地思索什么。“水兵不仅仅是一个名号，也是责任与使命的代名词。中国水兵，肩分别代表着人民海军担负保卫祖国领海四大领海的标志，在东海、南海、黄海、渤海四大领海，中国海兵在默默守护着中国海。”

深爱中国海

Shen'ai Zhongguohai

董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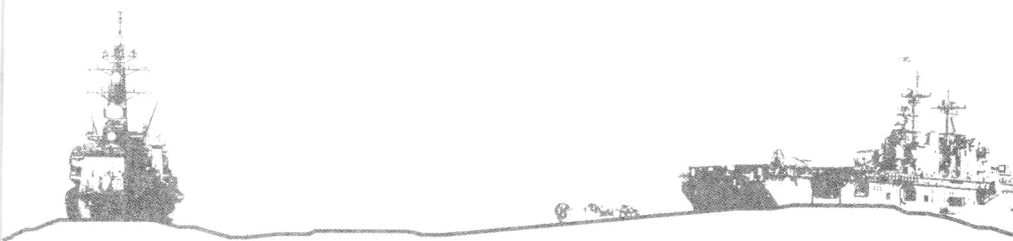
描写中国潜艇兵生活的一部力作

《深爱中国海》这部长篇小说十分有吸引力，文笔也质朴生动，是近来我所读过的有内容、有思想的好作品。乡村生活与军队生活的交织，使作品有了自己的“前线”与“后方”，有了纵深感。

山东省作协主席 著名作家 张炜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深爱 中国海

董胜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爱中国海 / 董胜 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108 - 0719 - 0

I. ①深… II. ①董…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2554 号

深爱中国海

作 者 董 胜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河北省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8 - 0719 - 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正月里的迟家瞳 (1)

庆生爹时常想起十几年前刚刚有庆生时，儿子在炕头甜甜地睡着，自己忍不住会哼几句小曲儿。可是，庆生渐渐长大了，一觉醒来，站在他面前比他还高。爷俩说话有时像是吃枪药，用句时尚的话说是“针尖对麦芒”。庆生爹有时就疑惑，咋就这么怪呢，刚才庆生睡着时，他涌动着一股父爱的思绪，醒来时儿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他索性让庆生由着性子去。

第二章 多事的乡村 (38)

茶壶里倒满的水溢出来，小水流沿着茶几桌面滴到地上，东旺忙用袄袖子去抹桌面上的水。

“嫂子，你怎么生这么大的气。俺这不是没办法，听立敏说要让他们那一连新兵当工程兵，立敏哪受过那些苦。早回来，在咱这儿一月也能拿个千八百的。”东旺一脸委屈的样子。

第三章 海里有条帅气的鱼 (72)

躲在暗处的猛子一直观察大军同春燕的动静，刚才听到大军不念叨数了，以为二人要行动起来。待了一会儿，未听到响声，眯眼望去，见大军正在给春燕解围巾，他

不由地“咯咯”笑起来。笑了两声,他感觉大军朝他这儿扫了一眼,忙止住笑声。

第四章 什么也不说 (108)

“这傻蛋,整个一饭桶,马桶!”李明涛笑着,竟骂起来。来自城市的兵说话,同乡村兵不大一样,他们有时缺乏一点儿含蓄。

大军也笑了笑,他觉得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笑话。身旁的炮台许是在百余年前就被列强的炮弹震聋了,它听不见这被后人耻笑的轶事。

第五章 你听到海风说什么了吗 (131)

二人刚上甲板,这个叫郑力的新水兵忍不住翻江倒海地吐出来。大军紧紧地拽着他,以免他跌倒。训练艇仍在向着前方行驶,大军抬头向左前方看去,依然沉浸于舞蹈中的大海绽开着一朵朵白浪花,海的活跃、欢腾同宁静的天空形成对比,活泼的海浪如顽童拉扯长长的白绫,在蓝色的土地上奔跑、穿梭。

第六章 舷窗前看海 (161)

水兵不仅仅是一个兵种的名称,也是责任与使命的代名词。中国水兵披肩上的4道白杠,分别代表着人民海军担负保卫祖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领海的标志。中国海在水兵的披肩上飘荡,水兵吮吸着中国海醉人的气息,那酣畅淋漓极富个性的中国海,多像胸怀宽阔而又个性独具的父亲;他发起脾气来,海浪翻滚着,一浪

接一浪地追逐不休，待他安静的时候，平静安详的海面犹如父亲在静静地思索什么。

第七章 潜艇有了好兄弟 (187)

“你们俩的牙齿有镶的、不好的吗？”副长马明冷不丁地冒出这么一句话。

李明涛同迟大军愣了愣神，随即回答：“没有不好的，挺齐整的。”

白川走到李明涛面前，“我就不信你的牙齿长得没有一颗不好的。张开嘴！”

第八章 爱的就是你 (215)

“这……”李明涛有些后悔同学聚会了，整个让我转变思想，融入他们的社会圈子。俄罗斯女服务员的出场倒是给明涛解了围。

俄罗斯姑娘没有穿旗袍，而是穿着深蓝色的套裙，略显胖的脸庞一笑一个酒窝，她的汉语说得挺费劲。

第九章 下潜到知识的深海 (246)

那天同大军一块到海滩，海天融合的景色给春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军说的话，她明白了，她虽然没有大军对海的认识那样深刻，但春燕从大军的眼睛里看到了他对海的深情，这深情犹如火苗一样，点燃了她感染了她。春燕眼睛里的海亲切起来。

第十章 多雨的季节 (272)

大军伸出胳膊，冲着春燕说：“我来和面，俺有劲。”说

着,就要去拿一面团。春燕也没拦着,看大军揉成啥样。大军学着春燕的样子,揉起面来。面团不大听他指挥,一块面像是要分家似的,大军索性用两手把面团拢在一起。春燕揉出的面呈半圆形,卧在面板上。

第十一章 海鸥在鸣叫 (291)

李明涛和宋芳也是在新千年成婚。他俩结婚那天,林江城飘着雪,纷纷扬扬的雪花,如同撒了无数的洁白的花,向这对新人祝福。

父亲般的中国海(代后记) (311)



第一章 正月里的迟家疃

1

胶东沿海一带的村庄，在正月里，一天中往往会迎来几支踩高跷、跑船的表演队伍。当地人常把这些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游戏称作“跑灯”。

那无拘无束尽情张扬个性的表演，在带给人们喜悦的同时，也使得宁静的乡村在一拨又一拨的欢笑声中热闹起来。

随着由远至近的锣鼓声响彻在迟家疃前村后街，又一支“跑灯”的队伍不请自来。喜好瞧光景的人们从自家的院落走出，三三两两地向村东头村委会房前的空地拢去。

迟春燕拗不过侄儿牛牛的好奇，拉着他向屋外走去。很巧，迎面碰上迟大军推开院门走进来。大军是春燕的未婚夫，他正就读于北海市一所海军学院。

“大军，进屋坐吧！”春燕的眸光里泛着喜悦。这几天，她本想到大军家找他说会儿话，一想到大军的学业，怕他分心，于是又打消了这在心里思来想去的念头。

“春燕，大伯和大娘在家吧，家里有没有俺帮上的事儿？”大军诚恳地说。

“爹妈去串门了，家里有事自然会去叫你。这两天想着过去，听你说说部队上的事呢。”大军这几年每次休假，免不了要对春燕说说他和战友的故事。



春燕看着大军略有些瘦削，但不失英气的面庞，一身得体的海军呢制服穿在大军身上，年轻的准军官显得精神。

“叔叔，咱们一块去瞧瞧高跷！”

牛牛瞧瞧姑姑，又看看大军叔，有些着急地喊道。

大军爽快地说：“好，咱们一块去瞧瞧！”说着，他伸手牵住牛牛的手。牛牛转身拽住姑姑春燕的胳膊。

“我们一起出发喽，目的地正前方。”大军一边喊着口令，一边以他标准的军人步伐向村东迈去。春燕紧跟着，牛牛兴奋地跳起来。

靠近村东头，有几位比春燕年龄略小的女孩子向他们望过来，神情中掩饰不住羡慕。春燕同这几个女孩子都很熟，那个留着长辫子，模样俊秀的姑娘是丽娟，她编篓、绣花的技艺灵巧着呢。

“早来啦，瞧瞧光景！”春燕瞧着丽娟说着。

大军顺着春燕的目光，向丽娟和另外两个姑娘友好地打着招呼。当兵进海校这七八年，那些与他同村的女孩子出落得都像大姑娘了。

“春燕姐，刚才俺们还在嘀咕你呢。你猜我们在说些啥？”丽娟向两个女伴眨了眨眼睛，带着神秘的样子望着大军和春燕。

“准没有好话，晓玲，你们刚才都说啥了？”春燕向站在丽娟身旁的一个姑娘问道。

那个叫晓玲的姑娘迎着春燕含着笑意的目光，她没有犹豫，照直说：“俺们可没说啥见不得人的话，俺们说，你们真幸福！”

哦，原来说的是这话呀！春燕的嘴角抿起一弯甜甜的笑容。她伸手轻捶了丽娟一下。其实，春燕知道村里的姐妹待她都好



着呢！

“叔叔，开演了，俺往里去了！”牛牛说着，像鱼儿一样游到戏场边。小孩子都爱看热闹，这是他们的天性。

高跷队伍谈不上什么规模，周边村里喜好这一民俗活动的村民自发组成一个小小的演出队，队伍中三十岁上下的青壮男女居多，他们是想当然的主角。配角就让几个上了岁数，却仍爱活动腿脚的村民担当了。

踩高跷有一定难度，较量的是腿上的真功夫，这如同在平整的水泥地面滑旱冰，仅能保持身体平衡，会点儿小技巧还不够。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不迫地随着鼓点行云流水般穿来荡去，那叫尽兴。演出服大都穿着花红柳绿的古装，虽有点儿陈旧，倒也衬托出节日的喜庆。演员们各个脸上抹着嫣红状，不仔细看，一时还真辨不出男女。

那几个配角，有的扮作老太太，头上顶着小锅盖状的黑线帽，嘴上叼着烟袋锅；有的体形胖大些的扮作猪八戒，肩上扛着木耙；尖嘴猴腮的孙悟空少不得，脸上扣着一张孙行者面具的演员显然是个年轻人，他左顾右盼，时而疾行，时而抓耳挠腮，甚是顽皮。有两位着装干练，紧身衣打扮，不时做出几个幅度大、高难度的动作。

踩上高跷，人顿时高出许多，以至于表演者扫视四周的表情很有种优越感，自得其乐。围观的人群大都兴致颇浓，喜盈盈地望着表演者，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最快乐的是围场边跑的孩童，鼓点声伴随着孩子们清脆的笑声，让人平添了喜悦。

牛牛平时喜好热闹，这会儿早一个人窜到场边看这望那，不时冲着“猪八戒”、“老太太”做着鬼脸，也不管人家看没看见他。牛牛一双黑亮的大眼睛此时格外有神。



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着村庄，悠闲踱步的太阳也仿佛被喧闹的景象感染了，它放缓了脚步，凝望着人间喜庆的一幕。

大军站在春燕的身旁，和春燕一同望着，他的记忆中有过不少类似的场面。年少的时候，过春节踩高跷的队伍络绎不绝，他还梦想过有一天也像那些兴致勃勃的表演者在高跷上展现自己的灵敏强健。同风浪搏击的水兵经历，锻炼了他的毅力，应对使人眩晕的环境，必须从生理和心理上去适应。大军忽然觉得这些民间高跷表演者很不简单，他们的表演动作同海军抗晕眩锻炼有异曲同工之处，一个转几圈头晕的青年当不了水兵，也踩不了高跷。大军为自己一闪而过的念头哑然失笑了。

他拉着春燕的手不由得握紧了，春燕转过脸笑了，说：“大军，你是不是想起念书时踩高跷的事了，那时你就有些胆量呢！”

春燕说的倒是有这回事，上初二那年寒假，几个男生比试谁胆子大。陈继亮从家里拿了一对高跷，他能踩着高跷走几步。大军在这之前没耍过，他知道要保持好平衡，大胆向前迈步，才能走的稳。他不急于表现自己的胆量，而是看看小伙伴怎样走。继亮有模有样地把绑腿扎好，他有些胖，挺费力气地站起来，他的左右腿连着高跷，各向前走了几步。

“继亮，不简单呢，再快点。”一旁的小伙伴有意吹捧他。

“好哩”，继亮朝前紧赶几步，掉转方向，回过头说：“有点累，你们也要会儿。”继亮明知道这几个耍伴没怎么碰过高跷，故意逗逗他们。“谁来耍呀？”他的语气里有点翘尾巴了，平日里挺好斗胜的猛子和路杰这时像哑了膛的机关枪，不言语了。

“俺来”，大军忍不住冲着继亮说道。一旁的猛子拉了拉大军的后衣襟，嘀咕着：“行吗？”大军没有理会他，径直向继亮走去，帮他把高跷卸下来。然后，他背靠墙坐在地上，结结实实地系好绑腿，扶着墙立起，贴墙挪了几步。



“大军，往前走呀，胆小鬼！”继亮和伙伴嚷道。大军稳了稳神，攥紧拳头，向约摸十多米远的一棵树迈去，在险些摔倒时他抱住那棵树。这一幕正好让到小商店买东西的春燕看到。春燕停下脚步，她有点担心这个同学，便喊道：“迟大军，别耍高跷了，危险！”大军循着清脆的嗓音望去，梳着两条小辫的春燕正看着他，秀气的脸庞有点生气的样子。大军知道踩高跷不容易，但心里又不甘，“俺再走几步”。说着，又向那面山墙方向迈去，还好，他踉踉跄跄中竟没摔倒。接着，他扶着墙坐下解开绑腿，春燕脸上现出喜悦，走开了。

“你小子，挺听春燕的话。”陈继亮打趣道，迟大军只是微微地笑。

“老同学，你们俩怎么不到俺家去？猛子还念叨呢。”一个身材适中的少妇挤到大军、春燕身旁大声说。她怀里的小男孩约摸两岁多的样子。

春燕和大军不约而同地转过头，身旁几个好事的村民也回过头笑笑，随即把目光落在表演“跑灯”的人身上。

“秀英，”春燕脸上露出喜色。“大军刚放假，他惦记着上同学家看看。”春燕抢先说着，伸出手将秀英怀里的孩子抱过来。

“老同学，当母亲的感觉很幸福吧。”大军的目光中含着笑意。

“当然幸福啦。大军，啥时吃你们的喜糖呀？”秀英看着他俩，很知足的神情。春燕略低了低头，对怀里的小男孩说，“叫姑姑，楠楠最乖了。”春燕故意岔开话题。

“等不及了吧，我和春燕合计好了，看看年底成婚，到时一定要来呀！”大军面容郑重地说。他微微转过脸看着春燕，伸出胳膊将楠楠抱过来。这时候，锣鼓声渐渐停了下来。



“叔叔，解放军叔叔，”楠楠的小嘴里一字一顿地说着。

“楠楠，大军叔叔是海军，在大海里开着军舰可威风了。”秀英的言语中流露出当母亲的耐心和关爱。

“军舰，俺知道军舰。”楠楠从彩色图画书中看到过军舰，他的小脸扬了起来，显得特别自豪。

“楠楠都知道军舰了，长大了，当名出色的海军战士。”大军用头顶了一下楠楠的额头，仿佛和他有个小小的约定似的。

牛牛从人群中蹦过来，他当然认得楠楠，刚走到大军跟前就跳了起来，“楠楠，跟哥哥去耍。”楠楠顺势从大军身上滑下来，两个小男孩玩在一起。

迟春燕的同学大都结婚生子。在乡村，像她已二十六七岁的年龄有些偏大了。她同大军相恋有过顾虑，大军念书时一直功课不错，他在大城市上军校，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城市姑娘并不难。而大军对春燕的深情从年少的心中涌出了已有多多年，他觉得这一生能与春燕在一起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大军父母对春燕的印象也好。春燕朴实勤快，母亲患病两年，她尽心照顾，姐姐春静身体不太好，嫁到沙口镇。这一带的乡村生活大都殷实，村里妇女用麦秸、玉米皮编的包、篓子，补贴家用。春燕手巧，又自小锻炼出力气，她编的包、坐垫匀称好看，结实。这儿的村民很少到城市打工，镇上的乡镇企业、雕刻厂、虾场远近闻名。春燕爹曾在镇上雕刻厂当过生产厂长，是最早一批，懂技术，人能干，村里人对他都很敬重。

同在一村，春燕爹对大军家知根知底，两家住得也不太远。大军的父亲在村里当会计，头脑灵活，为人正直，人缘也好。那年，大军由部队考上军校，大军爹妈着实高兴了一阵子，每逢人听到说大军有出息的话，免不了欣慰。大军能吃苦，水兵出航的



日子比较艰苦，他却觉得愈来愈离不开大海。有这样一个儿子，老两口在村里荣光着呢。对于大军恋着春燕的事，老两口挺支持。大军这几年休假来家，他们时常嘱咐大军：“春燕在家里等你，别辜负了这孩子的心意。”大军每每笑着：“放心吧，我还盼着将春燕接到长海，爹妈也跟着过去住呢。”

2

踩高跷的表演人员随着最后一记鼓点收拢了脚步。在锣鼓声中，他们如同加足了柴油的发动机一样欢悦，仿佛忘记了尘世一切烦恼，沉醉在如浪涛翻涌的喜庆中。这时候，他们又回到尘世中，回到这个其实很俗气的世界。村委将早已准备好的几条烟塞到管事的手中，再略表心意地递上几张票子。

围观的人渐渐散去，大军和春燕领着牛牛向春燕家走去。

“大军哥，俺有件事想问你。”迎面走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

“庆生，有啥事说说。”大军热情地说。

“俺爹让俺跟他搓皮子，做水衩。俺不想干那，俺想够岁数去当兵呢！”

庆生爹年轻时学了做皮具的手艺，补胎、胶皮衣等营生做得挺有门气。这一带的村民农忙时节种地，闲暇时节到海里钓蛏子，钓螃蟹。穿着一身胶皮衣防水防冻。庆生爹这活做得好，十里八村的人喜欢买他的水衩。在八十年代初，他是迟家疃最早的万元户之一。

“春燕，你和牛牛先回家，俺上庆生家看看。大伯怎么这么不开通。”大军脸上现出忧虑的神色。



庆生爹四十多岁才有了这孩子，庆生娘在儿子五岁那年得了场大病，早早走了。说起来庆生挺可怜，虽然不愁吃穿，家里桃酥、饼干一柜子，连盖的被子都油漉漉的，但没娘的孩子少了个照应。庆生娘过世后，庆生爹想过找个老伴，他的脾气大，整日同搓刀、软硬胶皮、黏结剂打交道，没闲工夫谈这事。时间一长，就把这事撂下了。这些年，爷俩在一起生活，日子过得也蛮好，家里有时候有一两个帮工，顺便帮他爷俩做饭。不爱吃帮工做的了，有时候就到街里打一小盆羊肉汤什么的，几张大饼喝羊汤，日子过得也滋润。

春燕本想和大军一块到庆生家，牛牛这时候急着要回家瞧《西游记》，她只好不去了。“大军，明天姐姐、姐夫从沙口来家里，爸妈说让你中午在俺家，你和姐夫没见过面呢。”春燕拉着牛牛的手，嗓音略略提了提。

“好哩，明天过去，见见姐夫和小丛丛。”大军爽快地说，丛丛是姐姐春静的女儿，过了年刚三岁。

庆生在一旁站着，一张好看的娃娃脸上挂着笑。庆生出落得白净英俊，村里人爱说庆生长得极像他娘，可惜在庆生的记忆里，娘的样子有些模糊。

“春燕姐，俺们走了。”庆生有礼貌地小声说，十五六岁的男孩倒有些腼腆。

大军同庆生一前一后进了庆生家的院落。院落不大，院中央两棵梧桐树，有一棵树杈上挂着一轮胎。正房窗台上放着一条条大小不一的胶皮。

“爹，大军哥来了。”庆生抢先在院落说。

屋里传出几声咳嗽声，庆生爹因常年做皮活，肺多少吸进了



粉尘，时常咳嗽。

“大伯，过年了还干呢。”大军爹比庆生爹小两岁，又是未出五服的一大家子，大军小时候时常来庆生家。

“不干了，不干了。”庆生爹说着，扔下手中的一块薄胶皮，从杌子上起来。他平时在正屋干活，他自己睡的屋就是城里人所说的工作间。

屋子里飘散着一股生胶的味道，庆生和他爹对此已经麻木，庆生爹不闻这皮子味甚至睡不踏实。大军对屋里味道还是挺敏感。

“大军，你在军校使过潜水衣不？俺从电视看潜水衣同咱家使的水杈没什么两样。”庆生爹一向对自己做的防水衣很自信，他向来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穿过几回潜水衣，在舰艇上得适应水下环境，潜水训练也是个重要训练项目呢。大伯，您给俺做的潜水镜，俺带到部队了呢。”大军说的是实话，大军像庆生这年龄时，庆生爹应大军的央求做了一幅结结实实的水镜，水镜由一块椭圆形的玻璃，一圈厚实的胶皮圈起，外围包着一层铅皮。水镜可以罩住眼睛和鼻子，大军戴上后感觉还行。

“是嘛，那副水镜有年数，给你做副新的吧，好备用。”庆生爹认真地说。

“不用，部队里配备着呢。大伯，您得注意休息，过了年再干呗。”大军关切地说。

“今年过年晚，这不，开了春，下海的多了，头过小年有几家来订货，不撵不行呀。”庆生爹说着，从放电视机的柜子上把茶壶端起来，然后对站在一旁的庆生训道：“真没眼神，还不去打热水去。”庆生忙走到柜旁，拎起两把暖壶就走。

“拿签了没，这孩子丢三落四，不省心。”庆生爹嘟囔着。



“今早没生炉子没觉出怎么冷。”他自言自语道。

沙口一带的村庄，一村里有几家做烧水营生的。如同城里人使水票。这儿管水票叫“签”。签其实就是一小块硬纸片，上面盖着烧水主人的章。这生意到冬天有些冷清，春夏季节生意就好多了。迟家瞳的水质有些涩，洗衣、浇地还可以，烧水的人家从外村运来水质不错的井水，生意说得过去。

“大军哥，你坐着，俺一会儿回来。”庆生冲着大军递了个眼色，意思是好好劝劝俺爹吧。

“快去快回，路上当心些。”大军嘱咐道。大军喜欢庆生这孩子。庆生活泼、开朗，他喜欢练武，这一二年跟着村里一位五保户老人学长拳。长拳又名戚家拳，这一带的老一辈人有不少会打长拳的。

院门“咣当”掩上后，庆生爹对大军数落起庆生，“这孩子跟我学这手艺多好，一年下来，有几万块钱到手，风吹不到，雨淋不着。就他那样，念书刚刚中游水平，上高中没啥用处。”庆生爹放下手中的茶杯。

“大伯，还是让庆生念高中吧，庆生喜欢就让他念，不喜欢念书是另外一回事。我看庆生将来能有出息。”大军诚恳地说。

庆生爹信手从炕沿取了块皮子，这已经成习惯了。“庆生一时想干啥就干啥，有段日子迷上打拳，天不亮就跟着老杜练长拳。这段时间又迷上游戏机，骑自行车到镇上游戏厅，晚上一两点钟来家。大冬天的还真有个瘾头！”庆生爹的话音里不知是夸儿子呢还是话悖（数落）儿子。九十年代的乡村，电脑还属于新生事物，游戏机仍吸引着一些少年。

“噢，庆生又喜欢上玩游戏机，这事得管一管，回头俺说说他，这可影响学习。”大军神情有些严峻。

“这才是俺大侄子，这小子不听老爹的话，俺当年还当过识